

下鄉集

赵 树 理



下 鄉 集

赵 树 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插图：潘世勋
柳成荫
封面画：柳成荫

下 乡 集

书号 169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0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11}{16}$ 插页 2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43200 册 定价 (3) 0.46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

農村的讀者同志們：

這本小書是專給你們印的，所以叫做《下鄉集》，一共八篇——除《實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傳記外，其餘七篇都是小說；除《登記》外，其餘七篇都是一九五八年以後寫的。趁着打發這本小書下鄉的時候，我想和它未來的讀者說幾句話，提個要求。

我是農村出身，是在華北的太行山區長大的。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寫給農村的讀者讀的；在全國解放以前，常常能直接聽到農村讀者的議論。可是在全國解放以後，我的作品的主要讀者不止是太行山人了；從全國看來，我們的農村人口要占到五億以上，每一本書的印發數量都無法滿足你們那個象大海一樣的要求，而你們又都分別住遍我們國界以內任何地方，風俗語言各不相同，因此儘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行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着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目前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導下，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援農業，我們文藝界也發起一個面向農村的運動，我這本小書便要趁着這個機會去和你們廣大的讀者同志們見面，這樣便給了我一個向你們征求意见的機會。

讓我先來談一談我自己的主觀意圖，請同志們讀過之後，提

醒我一下哪些部分和你們自己的看法一致，哪些部分和实际不符还須要重新了解，再作修改的打算。

俗話常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從前有些寫小說的硬說他們自己的目的只是為“寫小說”，一提到小說是勸人的他們就火了——他們自以為有了“勸人”的目的就俗氣了。其實不論他們自己贊成不贊成，他們仍然是為了“勸人”才寫。凡是寫小說的，都想把他自己認為好的人寫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認為壞的人寫得叫人反對。你說這還不是勸人是幹什麼？說老實話：要不是為了勸人，我們的小說就可以不寫。

勸人有勸對了的時候，也有勸錯了的時候。我們的農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階級占着統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風俗、習慣，或是由地主階級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階級思想支配的，一般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儘管有極其濃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對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又多是習以為常的，有的甚至是擁護的，思想敏銳的人們即使感到不合理，也往往是無可奈何的。在那時候說的书、唱的戲，儘管也有好多是反抗舊制度、為人民大眾說話，因而得到一般農民真心贊許的，但是絕大部分（只以數量說）是站在地主階級方面來維護舊制度的舊公式化的東西，農民聽了看了也往往跟着地主階級的观点評長論短。合作化以後，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方面看，農村的階級是消滅了，可是由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還沒有消滅，因此人們對人對事的認識，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于最大多數人最長遠的利益。要用那種不正確的認識去勸人聽從——如把實質上的壞人當作好人勸人去學習，把實質上的壞事當作好事勸人去繼承仿效，便是勸錯了。

我們写小說的，想叫自己劝人劝得不出錯，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認識。不过我們也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誰的思想上也难免受过一些旧社会的沾染，想消灭这种坏影响，一方面要靠学习馬列主义，一方面要鍛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洽起来，簡截地說来，就叫做政治修养。这种修养工夫是无穷尽的——修养一年有一年之工、修养十年有十年之工，其成果要在事实中考驗——对于我們写小說的人来说，就是要把作品送到讀者手中去考驗，让你们讀者同志們广泛地評論一下，发表些观感，我們便可以从你們这些观感中核对一下我們的主观認識有几分是对的。

再者，我們写小說的意图虽說在于劝人，可是和光讲道理来劝人的劝法不同——我們是要借着評东家长、論西家短来劝人的。小說里写的主要人物，沒有一个是真名实姓的（人真事不真叫“演义”小說，現在沒人写了）；小說里写的事情，也沒有一件是真帮实底的（有时候也写真人真事，不过那不叫小說），可是类似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又是随处可以找到的。为什么要那样写哩？因为不用真名实姓和真实事件，便容易把各类人物的特点集合在少数人身上、通过比較簡短的故事表现出来，让讀者作者都省点事。初看起来，那样写好象比写真人真事自由得多、容易得多，而实际上却是要比写真人真事困难得多。評論一篇小說写得好坏，首先就要看书中的主要人物代表性如何，因此写一个有代表性的小說人物，就不能象写真人那样只了解被写的那个本人，而是要了解性格相同的一大串人；在了解的次序上还不是先了解一个人而再去找寻和他性格相同的人，而是在生活中无意地先后接触到那样一串性格相同的人，然后才概括成为那样一个人。我們主观上自然是想写出有普遍代表性的人物来的，实

实际上作到了几分，也是要看我們自己的政治修养、深入生活的程度及概括能力如何来决定的。这也是只有把作品送到讀者手里去考驗一下才能知道的。

此外，还有个写法上的巧妙問題：写小說不能先和讀者訂合同，讀者沒有非讀不行的任务，全看作品本身写得能不能把讀者抓住。想要让讀者讀得下去，就得先摸一摸讀者的喜好，用說书来比，也就是須要先了解一下听书的人爱听哪一种說法——如怎样說人家便能听到底，怎样說人家听个头便听不下去了。要摸这个底，只有个笨办法，那就是多和讀者接触——多在一块讀書、听书、看戏，随时注意大家的反应，久久才能摸着規律。摸住讀者的喜好了，还須进一步研究大家所喜好的东西，看看其中哪些說法是高明的，應該学习的，哪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調皮鬼喜好正經人厌恶的，学不得的，把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創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我們用的写法，主观上自然也是以为能引得你們讀开头就放不下的，可是实际上能达到个什么程度，还是要看我們在理解你們的心理方面、学习前人的成果方面和自己的摸索练习等各方面所下的工夫深淺而定。这也只有把作品送到你們手里听一听普遍的反应再說。

这本小书就要和同志們見面了。在本书各篇中所表現出来的我自己对好坏人、好坏事的認識有几分正确性，所写的人物有多少代表性，在写法（也可以叫“說法”）上能不能引得同志們看下去，統統希望同志們在讀了之后給我提出些寶貴的意見来，以便于在重印的时候加以改正，在再写新作品时候写得更合乎大家的要求。

作 者 1963年5月

統一書號: 10020·1697

定 价: 0.46 元

(AF16) 32

目 次

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	1
登記.....	1
“鍛煉鍛煉”.....	30
老定額.....	52
套不住的手.....	66
實干家潘永福.....	77
楊老太爺.....	103
張來興.....	113
互作鑑定.....	122

登 記

一 罗 汉 钱

諸位朋友們：今天让我來說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題目叫《登記》，要从一个罗汉錢說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錢”这东西就不用解釋，可惜我要說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們又有一大半是年輕人，因此在沒有說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錢”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說罗汉錢是清朝康熙年間鑄的一种特別錢，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錢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銅的顏色特別黃，看起来有点象黃金。相傳鑄那一种錢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象化在銅里边，因此一个錢有三成金。这种傳說可靠不可靠不是我們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錢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們，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錢，和城市人們爱包鑲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現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錢叫銀匠給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不过要在好多錢里挑一个罗汉錢可很不容易：兴制錢的时候，聪明的孩子們，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錢里边挑，一年半載也不見得能碰見一个。制錢虽說不兴了，罗汉錢可是誰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沒有几个。說过了錢，就該說故事：

有个农村叫張家庄。張家庄有个張木匠。張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說，性急的朋友們或者要說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錢’还要交代半天，說到故事中間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照这样說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說完了嗎？”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贅；到了該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閑話少說，我还是接着說吧：

張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 和这个女儿 艾艾——独住一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今年^① 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張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飯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艾艾洗罢了鍋碗，就跟她媽相跟着，鎖上院門，也出去看灯去了。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張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滿街看熱鬧，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張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陣等不回她媽来，就倒在她媽的床上睡着了。小飞蛾回来見閨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輕輕推了一把說：“艾艾！醒醒！”艾艾沒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叮鈴一声掉到地下，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閨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錢偷到手？”她的罗汉錢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飾匣子里。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

^① 指一九五〇年。

先去放她的罗汉錢。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鎖，又开了首飾匣子上的鎖，到她原来放錢的地方放錢：“唉！怎么我的錢还在？”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样，都是罗汉錢，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沒有见过潮湿气，还是那么黃，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酣）。她自言自語說：“憨閨女！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說不定也是戒指換的吧？”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光光的；捏了捏口袋，似乎有个戒指，掏出来一看是頂針圈儿。她叹了一口气說：“唉！算个甚？娘儿們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錢！明天叫五孀再去一趟赶快給她把婆家說定了就算了！不要等鬧出什么故事来！”她把頂針圈儿还給艾艾装回口袋里去，拿着两个罗汉錢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錢的来历。



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小飞蛾”说起：

二十多年前，張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娶的这一天，庄上人都去看热闹。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看！小飞蛾！”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活象！”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

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高，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張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張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这地方的习惯，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到邻近各家去拜个年——不过只是走到就算，并不真正磕头。早饭以后，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门，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都快看！小飞蛾出来了！”他这么一喊，马上聚了一堆人，好象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看看！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

張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一九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再也不愿意出门，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想逗小飞蛾笑；偷了小飞蛾的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里撵他，……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不要打哈哈！”

几个月过后，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王庄带了一件消

息来，說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保安。这消息傳到張家庄，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張木匠开玩笑：“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叫跟保安碰了头！”“小飞蛾是你的？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張木匠听了这些话，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可是一进了家門，就又退一步想：“过去的事不提它吧，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后来这消息傳到他媽耳朵里，他媽把他叫到背地里，罵了他一頓“沒骨头”，罵罢了又劝他說：“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頓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頓教訓以后，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岔子。

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見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回来一看小飞蛾的手，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他媽的！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他把这消息报告了他媽，他媽說：“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輕来輕去不抵事！”他正一肚子骯髒气，他媽又給他打了打算盘，自然就非打不行了。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媽一把拉住他說：“快丢手！不能使这个！細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頂好是用小鋸子上的梁！”

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鋸梁子来，尺半长，一指厚，木头很結实，打起来管保很得勁。他媽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原来他媽当年輕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閑話少說：張木匠拿上这件得勁的家伙，黑喪着臉从他媽的房子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小飞蛾見他一进門，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說：“你拿的那个是什么？”張木匠沒有理她的話，用鋸梁子指着她的手說：“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說！”这一問，問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杈。小飞

蛾抬頭看看他的臉，看見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馬上沒有答上話來，張木匠的鋸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她是個嬌閨女，從來沒有挨過誰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聲低下頭去摸腿，又被張木匠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按在床邊上，拉下褲子來“披、披、披”一連打了好几十下。她起先還怕招得人來看笑話，憋住氣不想哭，後來實在支不住了，只顧喘氣，想哭也哭不上來，等到張木匠打得沒了勁扔下傢伙走出去，她覺得渾身的筋往一處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聲就又壓住了氣，頭上的汗，把頭髮濕得跟在熱湯里撈出來的一樣，就這樣喘一陣哭一聲喘一陣哭一聲，差不多有一頓飯工夫哭聲才連起來。一家住一院，外邊人看不見，張木匠打罷了早已走了，婆婆連看也不來看，遠遠地在北房裏喊：“還哭什麼？看多麼排場？多麼有體面？”小飛蛾哭了一陣以後，屁股蛋疼得好象誰用錐子剜，摸了一摸滿手血，咬着牙兜起褲子，站也站不住。

她的戒指是怎樣送給保安的，以後張木匠也沒有問，她自己自然也沒有說。原來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過節，保安想要她個貼身的東西，她給保安卸了一個戒指；她也要叫保安給她個貼身的東西，保安把口里銜的羅漢錢送了她。

自從她挨了這一頓打之後，這個羅漢錢更成了她的寶貝。人怕傷了心：從挨打那天起，她看見張木匠好象看見了狼，沒有說話先哆嗦。張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個笑臉——每次回來，從門外看見她还是活人，一進門就變成死人了。有一次，一個雞要下蛋，沒有回窩里去，小飛蛾正在院里攆，張木匠從外邊回來，看見她那神氣，真有點象在戏台上系着白羅裙唱白娘娘的那個小飛蛾，可是小飛蛾一看見他，就連雞也不攆了，趕緊規規矩矩走回房子里去。張木匠生了氣，攆到房子里跟她說：“人說你是‘小飛蛾’，

怎么一見了我就把你那翅膀搭拉下来了？我是狼？”“呱”一个耳刮子。小飞蛾因为不願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張木匠面前装个笑臉，可惜是不論怎么装也装得不象，还不如不装。張木匠看不上活潑的小飞蛾，觉着家里沒了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載不回家，路过家門口也不願进去，听說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張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說不够两句話，路上碰着了扭着臉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媽听說閨女丢了丑，也沒有臉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上再沒有一个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錢。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門，把罗汉錢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錢悄悄說：“罗汉錢！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錢暖到手心里，貼到臉上，按到胸上，銜到口里……除了張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錢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飾匣子里。

她剩下的那只戒指是自从挨打之后就放进首飾匣子里去的。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她拿出匣子来給艾艾找帽花，艾艾看見了戒指就要。她生怕艾艾再看見罗汉錢，赶快把戒指給了艾艾就把匣子鎖起来了。那时候張木匠和小飞蛾的关系比以前好了一点，因为閨女也大了，他媽也死了，小飞蛾和保安也早就沒有联系了。又因为两口子只生了艾艾这么个孤閨女，两个人也常借着女儿开开玩笑。艾艾戴上了小飞蛾那只斗方戒指，張木匠指着說：“这原来是一对来！”艾艾問：“那一只哩？”張木匠說：“問你媽！”艾艾正要問小飞蛾，小飞蛾翻了張木匠一眼。艾

艾只当是她媽丟了，也就不問了。这只戒指就是这么着到了艾艾手的。

以前的事已經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說今年（一九五〇年）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

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錢，想起自己那个錢的来历来，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說这算件好事吧，跟着它吃了多少苦；說这算件坏事吧，想一遍也滿有味。自己这个，不論好坏都算过去了；閨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呢？把它沒收了吧，說不定閨女为它費了多少心；悄悄还給她吧，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嗎？她正在想来想去得不着主意，听見門外有人走得响，張木匠玩罢了龙灯回来了，因此她也再顾不上考虑，两个錢随便往箱里一丢，就把箱子鎖住。

这时候鸡都快叫了，張木匠見艾艾还没有回房去睡，就发了脾气：“艾艾，起来！”因为他喊的声音太大，吓得艾艾哆嗦了一下，一骨碌爬起来，瞪着眼問：“什么事，什么事？”小飞蛾說：“不能慢慢叫？看你把閨女吓得那个样子！”又向艾艾說：“艾！醒了沒有？什么事也沒有，你爹叫你回去睡哩！”張木匠說：“看你把她慣成什么样子！”艾艾这才醒过来，什么也沒有說，笑了一笑就走了。

張木匠听得艾艾回西房去关上門，自己也把門关上，回头一边脫衣服一边悄悄跟小飞蛾說：“这二年給咱艾艾提亲的那么多，你总是挑来挑去都觉着不合适。东院五嬸說的那一家有成呀沒成？快把她出脫了吧！外面的閑話可大哩！人家都說：一个馬家院的燕燕，一个咱家的艾艾，是村里两个招風的东西；如今燕燕有了主了，就光剩下咱艾艾了！”小飞蛾說：“不是听說村公所不准燕燕跟小进結婚嗎？我听說他們两个要到区上登記，村公所不給开证明，后来怎么又說成了？”張木匠說：“人家說她招風，